

儿童文学四十年

“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优良的人性基础”日益成为主流话语。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入更加广阔、更加丰富和具有无限创造可能的天地。

四十年中国儿童文学观念的演进

曹文轩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历史在经历了一场波澜壮阔、具有解放性的重大转折之后,沉入了深刻的民族自省。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并为人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对我们的历史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后果必将使我们失去必要的自信力。但,面对脱离并落后于世界的严酷现实,追溯反复被他民族蹂躏的屈辱、苦难历史,这一时期必然性地产生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在追究他者原因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我们民族之性格进行彻底反思。

这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民族所具有的强大自我反省能力。

受这样一种社会情绪感染的结果,我们对儿童文学作家做出了一个明确的定义:“儿童文学作家是未来民族性格的塑造者。”这种意识迅速蔓延并被认同,并以不同感受、不同形式、不同侧面体现于当时的创作实践中。

中国儿童文学不再简单地赞美忍让、老实、厚道和温柔之性格,而把很多优美的篇幅给了阳刚之气。与成人文学一样,男子汉形象一时成为鲜明的人格形象。文学追求力度和强度,敦实平和、温良恭俭让的精神,被那时的儿童文学所不齿,刚劲之雄风成为一时的美学风气。大量作品发出“还我个性”之呐喊。

进入9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越来越深入地走向世界,我们的视野日益开阔,思想不断发达,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开始从思考民族的立场逐渐转向对人类的高度思考。对儿童文学的定义开始多元化,“儿童文学的意义在于为人类提供优良的人性基础”成为主流话语。中国儿童文学开始进入更加广阔、更加丰富和具有无限创造可能的天地,并日益融入世界儿童文学。

三十多年前,一群儿童文学的精英分子聚集于中国的庐山,以沉思、疑惑甚至不满的目光回望曾经的中国儿童文学,表现出了一种要开创中国儿童文学新历史的强烈愿望。那是一个激情四射、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又满怀憧憬的时代。

三十多年过去了,当年一些令人振奋发聩、甚至显得前卫的观点,在今天看来已经是常识。但那些具有宣言性质的观点,依然值得我们回顾:我们赞成文学要有爱的意识;我们推崇遵循文学内部规律的真正艺术品;我们尊重文学个性;我们赞同文学变法。

这是痛苦但令人振奋的嬗变。老一代在进行伟大的自我超越,坚强地从自己身上跨越过去。新一代带着压抑不住的开创精神,发出沉重而响亮的足音进军文坛。新与旧之间划下了一道深深的刻印。文学在变法,“回归文学正道”成为所有儿童文学作家的集体诉求。

百家争鸣,观念繁多,而核心理念是:“让儿童文学回到文学。”

到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对儿童文学的功能、意义的理解更加全面和辩证,又生成了“让儿童文学回到儿童”的观念。儿童本位之思想开始被许多作家接受。一个看上去与“让儿童文学回到文学”的观念相对立的理念,恰恰共同构成了中国儿童文学更为完美的格局。

上世纪末,“成长文学”的概念脱颖而出。这一概念的生成,意味着一块隐形陆地的忽然浮出,意味着一脉新形态的文学的生成,意味着一种新的美学观念和新的言说方式的确立。

我们曾在很长一段时间中,陷入一种经常性的困惑:我们似乎忽略了什么,并且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什么;我们隐隐约约地觉得,我们在处理一些题材、一些事情和一些主题时非常麻烦,不知如何下手和掌握在什么分寸上;我们总有一种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在我们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处理之后,我们从内心深处觉察到我们生活强行地割切与挤压了。

大约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中国的儿童文学界忽然涌现了一批新手。这些人似乎从一开始,就写出了与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不大对路的东西。

而越往后,随着他们思考的深入与美学视野的扩大,他们笔下所出的文字,就越来越不像是传统意义上的儿童文学。

怀疑、被审视,始终没有停止。他们甚至被认为是从事了与儿童文学毫不相干的写作——这种写作败坏了真正意义上的儿童文学。这样的写作被认定为“成人化写作”。

名正方能言顺,“成长文学”的命名,使那些为少年和准青年写作的作家从此心安理得。

但我们也在不久后发现,传统意义上的、被看成是“标准儿童文学”的写作被冷落了。中国儿童文学很快出现大规模回潮现象。如今,那些曾经沉浸于“成长文学”写作的作家又成了“标准儿童文学”的生力军,直至进入图画书领域而成为这一领域的领军人物和主要力量。

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仿佛身中魔法的中国儿童文学显得过于苍白与寒惨。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对想象力充满向往。倡导想象力、尊重想象力、锤炼想象力,成为儿童文学的风尚。其实我们并不缺少想象的能力,只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它处在沉睡之中而已,一旦被唤醒,必然十分凶猛。随着《哈利·波特》《指环王》《加勒比海盗》等作品与电影之全球性的滚滚热浪对中国的大肆席卷,中国的作家、批评家、出版家以及广大读者毫无保留地认同了一种叫做“幻想文学”的文学,并深深地迷恋上了它。

可这就是儿童文学的全部吗?疑问一直纠结在许多作家心中。近几年,“记忆力”的话题开始进入我们的话语。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被提了出来:对于作家或是对于文学而言,记忆力——对现实的记忆,对历史的记忆,是否是一种比想象力更重要的品质?在今日,包括幻想文学在内的儿童文学是否需要更多地强调记忆力呢?“写实主义”与“现实主义”的概念又重新被庄重而严肃地提出。

如何界定当下的中国儿童文学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从前的儿童文学,形态比较稳定和单一。何为“儿童文学”,在相当漫长的岁月中,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然而,现在的情况却大不一样。在并不很长的时间内,随着商业化浪潮的反复席卷,中国儿童文学出现了许多新的形态。

在此语境下,有中国学者提出了“艺术的儿童文学”和“大众的儿童文学”这一对概念。

这一范畴上的区分使我们减少了观念上的冲突和摩擦。作家和批评家们认同了这样一个观点: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作为儿童文学的两大类,各有各的读者对象及其价值取向。艺术的儿童文学与大众的儿童文学各有所长,难说高低。艺术的儿童文学更注重纵向接受,作品所显示的意蕴、美感等非当时一定为读者接受、认可。强调的是历时效应。大众的儿童文学更注重横向接受,作品的意蕴、美感在当时很容易为读者所接受、认可。强调的是即时效应。没有纵向写作,儿童文学谈不上丰富;没有纵向深入,儿童文学只能原地踏步,甚至永远处在洼地。两者可以彼此影响,彼此促进。而最理想的儿童文学应该就是“艺术”的又是“大众”的。

大家正在接近一个道理:一部完美的文学史,恰恰是由不断寂灭的历史和不断存活的历史共同构成的。

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决定了中国作家的家国情怀。无论是忧患,还是幸运,也无论是被失败感侵袭,还是被胜利鼓舞,我们都一定会将这一切与自己的国家联系在一起。这是中国人坚定不移的思维方式。

中国儿童文学之所以有如此气象,与国家品质的不断提升和力量的空前加强密切相关。这个积贫积弱的国家一旦走上正确的道路,它数千年积蓄而成的文化底蕴就会发挥巨大的力量。中国人仅仅用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就初步驱走了令人压抑的贫穷——不仅驱走了物质上的贫穷,也驱走了精神上的贫穷。如今,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家可以毫无障碍地接受全世界的精神财富,并可以自由地为全世界创造精神财富。中国儿童文学离不开这样一个背景。相信新兴的中国儿童文学一定能与世界儿童文学优美共舞,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

(本文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太阳和阴凉儿,大与小,动与静,显与隐,能与不能……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足够辽阔、丰满、圆融、舒展的世界。

太阳照在有阴凉儿的地方

■赵霞

《太阳和阴凉儿》,张之路/文,乌猫/图,青岛出版社2018年9月第一版,42.00元



张之路的文字里有一种韵味。那是字词的声音和意义均以质朴、妥帖、充满美感的形式结合在一起,而造成的奇妙滋味。请听《太阳和阴凉儿》的书名如何在我们的音感里悦耳地响起。由再日常不过的“太阳”与“阴凉儿”二词构成的押韵关系,因为那个俏皮的儿化韵,整个书名在声韵和格式的规整美感里,同时泛开了一点儿生动的顽皮。韵律之外,两词又在意义上隐隐构成一向一背、一明一暗、热烈与清凉、张扬与收敛的对比,并在对比中营造出饱满、充沛的故事势能。

随着故事的展开,这种寓于简约形式里的丰盈滋味,在文本内向我们进一步显露出来。让太阳和阴凉儿来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想象,大到上天入地,无边无际。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多么小的想象,小到让我们想起身边每个孩子最日常的嬉戏。它的“小”,令它拥有了亲切的故事面貌;它的“大”,则赋予它开阔的故事气息。“清晨,快乐的小太阳从海面上跳出来,先抓住山上的一棵松树,然后唱着歌儿,嗨哟嗨哟地爬上山来。”这样的轻筒可爱、松快活泼,多像在讲述一个邻家孩子的生活。太阳与灰兔子赛跑、与花孔雀比美的铺垫,给小阴凉儿的出场带上了鲜明的戏剧性。随着后者的加入,叙事的节奏变化了,结构的模式伸展了,一再延宕的结果加强着叙述的悬念。当太阳在上缓缓地运行,阴凉儿在下默默地移动,全世界仿佛都在这场漫天彻地的大游戏里微微地晃动。

乌猫的插图把这份恍如天初的生命稚趣和混沌美感,渲染得生动鲜活、神采奕奕,画家为这则故事提供的视觉想象和诠释,令人过目难忘。这些插图仿佛同时糅入了神话的瑰丽和童话的朴拙。灰兔子奔跑起来,那些山川树木、草地丘陵,它们的线条与灰兔子跑动着的身姿如此自然地融为一体,好像整个世界此刻都给裹挟在了它疾行的风流中。花孔雀开起屏来,蓬大的尾羽撑开一片令人目眩的光彩,这一瞬间的时间和空间似乎在它的羽翼间骤然绽放。把灰兔子和花孔雀“比下去”的那枚小小的太阳,它的蓬勃的活力、稚气的顽皮、舒展的得意和急切的追寻,尽在那一身火焰的光泽和形态中得到传神的表达。还有千变万化、无处不在的小阴凉儿,画家用一抹柔软、清凉的水波般的蓝色,恰如其分地烘染出它的沉静的阔大与柔和的力量。

我喜欢故事里的太阳和阴凉儿。小太阳像一个有顽心的孩子,它高高兴兴地来到天空,向地面上的世界发出邀请:“咱们今天玩什么呀?”这份邀请里或许有那么一点点孩子的神气和骄傲,更多的却是一片天真混沌的顽意。带着这点顽兴,它高高兴兴地赢了灰兔子,赢了花孔雀,却怎么也找不到阴凉儿。在一次次寻找的挫折和失败中,若依寻常逻辑,它或许该感到焦虑,感到沮丧。然而,胜负揭晓的刹那,它只是舒展眉头,张开笑脸,高高兴兴地认了输。阴凉儿呢,出场是那样

“细”而“小”,谢幕是那样“博”而“大”,却始终保持着那样的敦厚、单纯、和善、快活。在这两个孩子和两种意象之上,洋溢着生命和世界之初本当拥有的透明的天真和净朗的善意。故事的结尾,太阳和阴凉儿快活地笑着,没有骄矜,没有败馁,有的只是一派天真的欢乐和喜悦。

这份毫无矫饰、纯净明亮的天真劲儿,让这个简洁的故事读来有了深厚的回味。也是它,使得太阳和阴凉儿之间的这场追逐在完结之时,没有降落为一则关于纠错的小寓言,而是继续上升为一个礼赞成长的大故事。阴凉儿不是用来把太阳“比下去”的,正如太阳也不是真要把灰兔子和花孔雀比下去。一切都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世界那么大,除了太阳,还有阴凉儿;除了“我”,还有“你”。看见“你”,就是看见更完整的“我”的世界;认识“你”,也是认识和获得一个更完整的“我”。所以最后,阴凉儿赢了,太阳也赢了。图画书的末页上,向着整片天空旋转铺展的红色光芒和大地上的安静流淌的蓝色阴影,使得整个空间既放肆地张扬着,又稳重地持守着。

一切其实早已包含在这本图画书的书名里了。太阳和阴凉儿,就是我们世界的某种本质:大与小,动与静,显与隐,能与不能……把这些词语和它们的意义合在一起,才构成了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足够辽阔、丰满、圆融、舒展的世界。

多么好,这个世界有太阳,也有阴凉儿。

“苦难”与“善美”“抗争”,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对抗性和共生性。

《大水》的“苦难”与“善美”

■姚苏平

《大水》,赵萋/著,定价26元,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2018年6月第一版,26.00元



《大水》首先是一部描述苦难的作品。豫东平原一个叫做黄凤阔的地方,本是富饶、繁华的古村落。但是黄河决堤和改道,导致这里常年发大水,将人们的生活逼入绝境。赵萋第一次从她构建的青春故事的精致、璀璨、忧郁、叛逆中跳脱出来,走到人类生命处境的永恒悲剧性中。面对这一永恒的困境,赵萋的突围方式是“向善”“向美”“抗争”,由此“善美”和“抗争”也具有了永恒性。“苦难”与“善美”“抗争”构成了一体两面的对抗性和共生性。正是出于这样一种人生立场和生命态度,赵萋在《大水》的后记中才会颇有意味地写道:

“大水那么可怕,你们就不发愁吗?”

“发愁有什么用?以后你就知道,这日子比树叶还稠,活一天,就要好好活着,高高兴兴地活着。遇到什么事都别发愁,该想怎么过这个坎儿。孩子,发愁没用。”

善良,是《大水》的温度。尽管洪水肆虐带给人无尽的苦难,但是在巨大灾难面前,爷爷带头四处帮乡邻扎木筏,把粮食分给受灾更严重的邻里;石生冲进洪水中,救下被老虾爷视同儿子的小羊“发财”;全村人都疼爱、接着被洪水冲来的男孩宝童。书中的小主角“兰

儿”更是集黄凤阔之钟灵毓秀,表现出极为动人的纯真,不仅对爷爷至纯至孝,对一直和自家斗气使性的彩升叔宽厚体谅,对洪水冲来的陌生男孩宝童极为关爱;而且对黄凤阔的一草一木都投注了眷恋和亲昵。在大水冲毁良田,存粮告罄的时候,兰儿执意把抓到的大鱼放回黄凤河。尽管这条大鱼已经死去,可是兰儿坚持相信“有月亮陪着大鱼回家,大鱼就不孤单了”。儿童的天真中饱含着对生命的敬畏。

“善良”一直是儿童文学最可贵的徽章,但常常因为一种无节制、无限度的善良,削弱了儿童文学文本的深度和力度。在这一点上,《大水》给出了一份世事洞明之后的温柔。大水茫茫,经过“苦难”洗礼的“善良”,更坚定、更笃厚。

从《少年周小舟的月亮》《如果星星开满树》《我们那年的梦想》,到《厨房帝国》《风与甘蔗园之歌》《南飞的首肯》等长篇幻想小说中,赵萋表现出如水晶般晶莹纯澈的想象力和语言表达力。《大水》更是调动了她的语言才华,将“黄凤阔”这样一个充满乡土愁的村落营造得如诗如画。长街上热闹市集、豆绿色的黄凤水中各类海鲜,翠生生的蟋蟀,日常生活中焦香的烤馍、腌辣椒、“下酱豆子”,性格鲜明的各色人物,以及不断穿插其中的豫东民间小调……赵萋悠游

于日常生活的洪流,无数细节放大之后的表象、声响、气味、纹理扑面而来,直击着我们的感官。无数熠熠生辉的细节构成了一个蓬勃旺盛的有机整体,恰恰穿透了洪水带来的沉重的碾压。

抗争,是《大水》的力度。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认为前工业化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一种直接的意义”:“故事无需时间上的背景,因为那种文化不熟悉任何历史。”也许基于此,赵萋的《大水》有着再造神话中“洪水故事”的史诗般的野心。她塑造了一位与洪水周旋多年,力排众议、建造寨墙的爷爷形象。正是依靠爷爷的敏锐判断,黄凤阔村民才一次次提前逃过了洪水的吞噬。爷爷不仅如“诺亚”般把家中存粮、种子、牲口提前搬到木筏和大船上,更是如“大禹”般,决心修建寨墙、抵御洪水、永绝后患。对于这样一段超出赵萋生活经验和想象边界的劳动叙事,作者略显得力不从心。但正是有了爷爷这样一位睿智、宽厚、坚强的农民形象,《大水》才更具有了力量。

正如坎贝尔所指出的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永恒王国”:“能挖掘出我们整整一代人或者我们整个文化所遗忘的事物。”赵萋从生命哲学的苦难意识出发,以纯真的儿童立场写“人生”,以“抗争”的意志直面苦难,释放出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正能量。

黑鹤一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给不能深入草原和森林的人们,还原那个神秘世界的光与影。

《永远的守护者》:最温暖的相依

■吉忠兰

《永远的守护者》,黑鹤/著,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27.00元



《永远的守护者》应该是蒙古族作家格日勒其木格·黑鹤最容易读进去的一本书。与他其他的作品相比,没有特别拗口的长句,没有生僻的字词,通俗易懂,但不失应有的气度和风骨。文字细腻,有质感。短句的运用恰如其分,隐匿在字里行间的情感呼之欲出。

这本书讲述了一头猛犬跟它主人的故事。它的主人不止一个,但小哈拉心目中真正的主人只有小雨。小哈拉的经历是黑鹤营地每个动物生命历程的缩影。出生,失踪,误送到上海,千里迢迢返回草原,一波三折、命运多舛。直到那个美丽的蒙古族女孩——小雨的出现,才改变了小哈拉的命运。它是她的守护者。她是带给她光明的神。他们之间彼此驯养。她带给她愉悦和美好,也带给她无尽的等待,那些充满希冀又无望的等待。生命的最后一刻,小雨没有能够陪伴在它的身边,但却像失去恋人一样感到了离去和悲伤,又似乎异乎寻常的平静。“我失去它了,对吗?”这份失去

充满忧伤,又分明裹挟着浓厚的巨大的爱,这爱的力量超越了死亡,成为生命中的永恒和不可替代。

黑鹤几乎把他所有的养狗经验,或称为养狗“秘籍”,都融汇在文字中。如何挑选幼犬,什么样的狗适合怎样的人饲养,如何判断一只狗过得好不好。这样的测试也表明,黑鹤在用心和每一个生命个体交流、互动。他是敏感的,不仅仅是对待这些动物,对待草原,对待他巡训中遇到的每个孩子,每一位读者,他都倾注了情感。他说“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别重逢”。赤子的心灵,犹如孩童般纯真、率真和善良。

这是一曲人与动物,人与自然的赞歌,也是黑鹤作品永恒的主题。文中,多次提到小哈拉对小雨的守护、救助。在黑鹤的其他作品,比如《甘珠尔猛犬》《且琴姆》中,更以详尽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蒙古牧羊犬救主人于危急之中的场景。“小哈拉卧在她的身边,将头枕在她的腿上。这小女孩和这头巨犬在一起的场景,是在这个世界上我见过的最温

暖的一幕。”正如,那些精灵般的鸟儿可以到黑鹤的鄂温克妈妈芭拉杰依的手中觅食;《驯鹿之国》中,狼人与芭拉杰依相拥一样。这样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场景总是温馨美好,令人惊叹,也令人向往。

“我喜欢冬天,至少我可以在自己的营地里享受炉火的温暖,和自己的狗在一起,或者在黄昏骑着马登上山岗,看雪原上的夕阳。……”对于黑鹤来说,这是一种享受;对于爱他作品的每一个读者,尤其是小读者来说,这是一种向往。枕着犬吠,甚至狼嚎入眠,和草原,和土地,和自然贴得如此之近。

书中处处闪烁着温暖的人性光辉。黑鹤一直用自己的文学创作给不能深入草原和森林的人们,还原那个神秘世界的光与影。尤其将人与动物之间的深厚情缘,以及人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描摹得淋漓尽致。我们是动物和自然永恒的守护者,唯有用心对待它们,我们才能守护自己的初心。即使不在草原,但心里有一片辽阔;这样的人,才会饱满、酣畅、幸福、圆融。